

城市印象

■李玉冰

栖身小城漯河，一眨眼就30年了。小时候，漯河就是大人常说的“河上”，村里人到漯河办事，往往说是去“河上”。每逢“五一”等重大节日，我们常聚在村口，看东方夜空明晃晃的一片。大人说，那是“河上”放焰火哩。那时，我心里对漯河充满了向往。

—

第一次来漯河，是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会儿。家里分了责任田，有了好收成，有了点儿余粮，便想也像别人家那样盖三间瓦房。盖瓦房，需要到漯河买水泥。那是我和父亲一起拉着架子车一路走来的。我们先到大新店用一车菜换了钱，再一路向东。从郾城县城到漯河市区，一条大路相通，周边是旷远的田野，路旁是挺拔的白杨，杨树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偶见几座红砖瓦房耸立在路旁。现在最多10分钟的车程，那时却觉得那样遥远。

到市区要经过一座桥。那时漯河只有那么一座桥，是20世纪60年代修的，现在人们都亲切地叫它老桥。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从沙北到沙南也大多要走老桥。那时泰山路沙河大桥还没有修，如果想抄近路，只能走“忽閃忽閃”的浮桥；到了汛期，浮桥拆除，就得乘渡船。这些年城市发展真快，一座座大桥横跨沙澧河，大大便利了人们出行，桥已成为漯河的一大特色。目前，为了沙河复航的需要，老桥改建正在加紧施工。昔日的水旱码头复兴航运、通

挚爱 亲情

姥姥家的饭

■贾高远

我从小就在姥姥家生活，姥姥家的饭从小吃到大，直到10岁那年爸爸从外地回来。或许是长大了，抑或是长期不在姥姥家住了，不知怎么常常想念姥姥，也想念姥姥做的饭。我从小体质不是很好，几乎每月都要发烧一两次，每次一生病，姥姥总是给我做上一碗吃了就能好的葱花面。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那个味道。曾记得，姥姥在厨房里把水烧开，把葱切成细丝，然后倒入适量的调料腌20分钟。在这期间，姥姥把早已擀好的面条沿着锅边慢慢下入锅中，然后慢慢地搅动，等面条熟了，再把腌好的葱花倒入面条中搅拌均匀，瞬间，一股熟悉的葱花面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时的我，多半是趴在姥姥家的厨房门口等着的。过上一两分钟，在我的面前就会出现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面。因为发烧的时候嘴里没什么味，所以一碗充满着姥姥关爱的葱花面一直让我记忆深刻，久久不能忘怀。虽然现在不在姥姥家住了，但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一定会聚在姥姥家。这时，姥姥总是在厨房忙碌

北风那个吹

■张灵英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寒意渐浓，众芳摇落，勾起我满满的回忆。年少时的多少个冬日周末，或晴空暖阳，或风吹雪飘，在我家宽敞的院子中，我每每作为忠实的听众，听父亲优雅地握笛吹曲，那悠扬的笛声伴我度过少年时代，直至我求学在外。父亲毕业于漯河师范，最初在商水一带教书，调回家乡在乡里的学区工作后，又长期担任小学校长。父亲是村人羡慕的对象，在那个连高中生都比较稀少的年代，我们那个由十几个生产队构成、有着几千村民的偌大行政村那年考上漯河师范的仅有两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记忆中的父亲不沾烟酒、不擅长交际，但喜爱读书、喜欢文艺，在校兼任音乐老师，周末回家吹吹笛。他最擅长的是吹笛，一支短短的竹笛，他能吹出岁月的悲喜哀愁、风花雪月。那时还没有双休日，面对“一头沉”的家庭，父亲放下书生身架，扛起家庭重担。每逢农忙时节，他在周六下午放学即骑车回家，周日下午又匆忙返校。在不足一天的时间里，他同母亲一道荷锄下田，辛勤劳作。冬日农闲时节，父亲周末亦是按时赶回。每当此时，我们兄弟姐妹便翘首以待，听到门外自行车铃声响起即飞奔院外围住父亲，扒拉自行车上他手提包买回的美食：或老式面包，或香葱饼干，或白面馒头，或老式烧饼……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们在简陋但整洁的庭院里吃着父亲带回的美味，听父亲握笛吹曲或放喉清唱，曲目内容或悲或喜，旋律或舒缓平和或急促跳跃，顿感冬日寒意全无、暖意融融。尤其是遇到飘雪的日子，纷纷扬扬的大雪在凛冽的寒风中漫天飞舞，父亲一曲

红尘 百味

美食随想

■刘佳氍

很久以前读过一句话：“如果你想打开自己的眼界或思维，首先要打开自己的味蕾。”我是个极随意的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更愿意一头扎进当地的美食小巷，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川菜麻辣火爆。花椒辣椒胡椒的奇妙组合造就了“要不得？”“要得！”的爽快洒脱。吃地道的重庆火锅吃得满头冒汗，这时候必须配上红糖糍粑、蘸一下黄豆粉，弹指间又抖掉大部分，只留淡淡的豆粉香，解辣又解腻。这种吃法似乎是北京的“驴打滚”，却又不是。从极辣到甘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带给你最新奇的体验。京菜醇厚香酥。北京烤鸭讲究一鸭多吃——鸭皮酥脆，鸭肉鲜嫩，配上独特的蒸屉温着的吹弹可破的饼，轻轻摊开在手掌上，夹一片鸭肉、几片鸭皮、几根葱丝，蘸一点儿甜酱，不必卷得太精细，顺势填入口中，吃烤鸭正是讲究这种囫圇吞枣式的一气呵成。粤菜温润细腻。在广州，没有一锅汤治愈不了的病，实在不行就两锅。广州人对汤的热爱超乎了我的想象——乌鸡椰子汤、土伏苓炖肉汤、黄精枸杞牛尾汤、党参黄芪鸡汤……这其中的学问可大了，讲究文火慢炖。猪脚姜又

江达海，已不是梦。

二

小时候，听说漯河有条牛行街，小有名气，村里人买牲口都到牛行街。我第一次到漯河，便专门去一睹真容。百闻不如一见，热闹倒是热闹，就是觉得有点儿脏乱。若干年后，看一些资料，才知道漯河牛行街曾是全国六大牲畜交易市场之一，北到内蒙古，东南到江西，西南到云贵，客商遍及大半个中国，小漯河，大牛行，风光了近百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牛行街风光不再。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牛行街又实现了华丽转身，高大的楼房代替了低矮的房屋，坑洼不平、牲畜粪便遍地的小道变成了宽广整洁的大路。

漯河历史上就是水旱码头，交通便利、商业发达。20世纪初，京汉铁路通车，更加快了这座小城商贸运输业的发展。如今，漯河更是借助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条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成为豫中南物流集散中心。

三

前些年，漯河如小家村闺，鲜为人知。出差在外，当被问及来自哪里，我说是“漯河”，大多会遇到满腹疑惑之人追问：“洛河？洛河在洛阳那边？”我只得不厌其烦地解释：“不是洛河，是漯河。在郑州南150公里、有双汇火腿肠的那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市。”那时的漯河，是双汇的漯河。双汇虽然不是因沙澧河交汇而得名，漯河却是因双汇而知名。

这些年，漯河利用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充分发挥品牌带动效应，全产业链发展食品产业，并积极举办食品及相关产业的展会，成为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并致力建设更高质量的现代化食品名城。从中原食品节到国际食品博览会，大批客商汇聚漯河，漯河食品香飘四海。

小城漯河，小有名气。

四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沙北区域刚开始建设，除了几幢楼，四周还都是庄稼地。那时黄河路上没有几辆车通过，显得那样空旷。那时绝对没想到，若干年后，会有堵车的事发生。

从黄河路到单位，一条煤渣路相连，眼前只有孤零零的办公楼。秋天站在窗前北望，庄稼已经收获，只剩枯黄的玉米秸，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

城市发展就像吹气球一样，恍然之间，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四通八达。当年曾租房而居的我，后来在这个城市某幢楼里也有了栖身之居，房屋不大，但周围环境很美，出门不远就是沙澧河，并且后来建成了沙澧河风景区。

小城漯河，因水而兴。这些年，沙澧河开发建设力度不断加大、进程不断加快，倾力打造中原生态水城。“一城春色半城水，两河四岸皆美景。”天蓝、地绿、水碧、空气好。

小城漯河，幸福宜居。



国画 白云生处有人家

王彦邦 作

诗风 诗韵

流水十二章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故乡的月光 抚摸过的流水 经过我的身边 必然与我互为梦境	花朵笑意盈盈 仍开在昔年的枝头
水波荡漾 仿佛 能变幻出 老家的样子	河边的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走着走着 就走进了水中 变成了一朵浪花
哪一朵浪花 在岁月中走失 哪一朵浪花 被岁月揉碎 哪一朵浪花 在众水中 反复确认 自己的面孔	有人将水喝成了酒 有人将酒喝成了水 谁乘一叶扁舟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云落
一条河 与另一条河 隔着生死	谁能指认出 那多余的浪花 谁又能剪去 那多余的浪花
谁从一条河的左边 走到了右边 谁为一条河 重新命名 这时光的泪水 有着无尽的曲折	河流在复制 谁的血脉 水面，皎洁一月 生命，如在镜中
鸟鸣洗亮河边草木	轻抚内心波澜 暂时把前浪抛下 等待后浪再起 一条河，常流常新
	千叶落尽，千水归一 天高地远，唯有 水在流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小区居民接到通知，因为线路出现故障要停电检修。接到通知后我一脸淡定，因为白天停电对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只要天黑来电就行。

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天黑就会来电的。不来电的话，黑漆漆的一片谁受得了？夜幕降临后，似乎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有一盏白炽灯照亮前半夜的黑暗，再有一部手机打发后半夜的无聊和寂寞。没电的夜晚，除了黑，还有什么呢？

而十年前的一天，我遇到过过一个彻夜不来电的夜晚。说好七点就能修好的线路，快八点了还没修好。因为天黑的缘故，只能等第二天继续检修。本来好多人都聚在外面的空地上聊天，天黑来电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人们开始快快不乐地散去，我也领着五岁的儿子回了家。没电的夜，屋内愈加黑乎乎的一团。我凭着记忆去床头找手电筒，幸好还能用；翻箱倒柜一番后，竟还找到了一截红色的蜡烛，我把它点燃、固定在了床头。关了手电筒，屋里只剩下昏黄的烛光。那光柔柔的，能安抚人心。把儿子安顿进被窝，我开始给他讲睡前故事，依旧是他喜欢的《桃太郎》。柔柔的光圈里，我斜倚在儿子的身边，看他的眸子在黑暗中闪着光芒。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像我的小时候。

小时候的那个夜晚，爸妈不在家，他们在医院照顾多病的弟弟，我被寄放在邻居家。第二天，那家的姑姑去几里外的舅舅家把姥姥接来了，照顾五岁的我。印象中姥姥照顾了我好几天，可是我只记得那一晚。那个夜晚因为有姥姥特别的陪伴，显得格外温暖有趣。

冬日的白昼总是很短，姥姥早地点了油灯关上了房门。可能是我和姥姥开始熟络也亲近了一些，可能是姥姥觉得一老一小的夜晚实在漫长，她提出要教我用高粱秆做些小玩意儿。那对我来说是个惊喜。幼小无知的人好像总是有些瞧不上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他们是落后迟钝又无趣的。我也不例外。即使当时的自己正需要姥姥的照顾。不过，那晚的姥姥在我眼中是发着光的。多年后我已长大成人，每当想起姥姥，我都会为自己是她的后代而感到自豪。那晚，姥姥用高粱秆教我做了好几种小玩意儿——小猪、小鸡、眼镜，最有趣的是她做的“跳蚤”。做好后，姥姥把“跳蚤”屁股的部位放在油灯上，等它的屁股被豆大的小火苗烧断时，那“跳蚤”真就“啪”的一声蹦得老高。我缠着姥姥做了不知多少只“跳蚤”，不厌其烦地看那一只只“跳蚤”被烧得蹦起老高，当然也费了好几节高粱秆。姥姥见我喜欢，陪我玩到很晚才睡。第二天，我戴着姥姥给我做的眼镜又炫耀了整整一天。如今，姥姥早已过世，那个夜晚也成了我童年时期难得的美好记忆。记忆里油灯发出的微光，因为被粗糙的泥墙所吸附显得格外暗淡，像夕阳下开在村头的灰白色芦花，绵密且富有诗意；又像姥姥看我的眼神，老迈、迟缓，却满满的尽是疼爱。

儿子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准备睡觉时，他突然对我说：“妈，今晚咱还点上蜡烛讲故事吧！”原来，他也一直记得那样的夜晚。就像我小时候的夜，漆黑、安宁。

街灯再亮，也不及星星照耀回家的路亮。天黑自然会来电还我们一片光明、陪我们一夜漫长，但是黑夜来临，真正能抚慰人心的，还是家人的陪伴以及黑夜尽头的初阳。

天寒毛衣暖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毛衣，如果这也算一种爱好，那么从我记事起，这个爱好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了。每年冬天为自己买一件毛衣，已成习惯。前几日整理衣柜，发现了一件手工编织的旧毛衣，拿起它，许多记忆浪潮般翻涌而来……

我的第一件毛衣是天蓝色的，前面有一只白色小狗图案，缀有一个黑纽扣当作小狗的鼻子。毛线编织的图案有些机械，因纽扣鼻子的点缀让小狗生动了。毛衣是二姨用旧毛衣上拆下来的线编织的，原本是给弟弟织的，因弟弟穿着太大，母亲就让我先穿了。我很喜欢这件毛衣，最爱穿着它去上学。它带给我多少温暖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它满足了一个小女孩的小小虚荣心。为了让同学看到毛衣，即使很冷的天，我也没把校服的拉链拉上。

我的第二件毛衣是表姐穿小后给我的，鲜亮的红色，领口处缀着三粒白色纽扣，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款式。我有一件粉色娃娃领衬衣，穿上衬衣再罩上这件红毛衣特别好看。在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我穿的正是这件毛衣。我另外一件红毛衣，是我要上初中时母亲去集市称了三斤毛线让二姨为我织的。自从毛线给二姨送去之后，我便天天盼着新毛衣，脑海里想象着它的样子……毛衣织了半年才织好，高领并且有好看的花纹，让我简直欣喜若狂，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生。

那时候，农闲时分，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巷子口的供销社门前坐着许多织毛衣的村妇和大姑娘。每人手里都拿着几根银针或竹针，一边闲聊，一边飞针走线，遇到复杂的图案时还要向巧手请教。她们把毛线团放在网兜里，不时用小拇指挑起毛线，一拉一收，时光也随之跳跃挪移。看她们织毛衣是一种享受，让我对“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有了生动的理解。

我16岁生日时，丽华姐给我织了一件新毛衣。那是一件用细羊毛线织成的，暖暖的橘黄色，站在阳光下，那细细的羊毛线仿佛是光线化成的，特别柔软、暖和。用细毛线编织毛衣特别费工夫，母亲要我记住丽华姐的心意。丽华姐是我大姨的女儿，比我大8岁，人长得不很漂亮，但很温和。小时候不懂事，记得有一次她来我家住，母亲要她和我爱睡在一起，我不同意，大半夜要把她赶走。母亲批评我，我很不服气，她却并未生气。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只是心里也仍带有一丝愧疚。这件毛衣我穿了多少年，到南方上大学时也仍穿着。现在虽然不再穿了，但依旧被我珍藏在衣柜里，作为一件青春的纪念品。

再后来，编织的毛衣就显得土气了，市场上各种各样款式新颖的毛衣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手工编织的毛衣就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当我捧着一件旧毛衣，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让我的心底泛起一种特别的柔情，匀称的针脚、对称的图案，尽是时光的回忆和岁月的余温。